

古代晋中名人名篇赏析 (一)

□ 赵世芳

公元前549年春天，鲁穆叔(叔孙豹)出使晋国，晋国正卿范宣子出城迎接，向穆叔发问：古人所言“死而不朽”，究竟指什么？范宣子历数自家先祖历代传承的家世功业，继而反问：所谓不朽，莫非是我范氏这般世代保有宗族禄位？穆叔答道：“以豹所闻，此之谓世禄，非不朽也。鲁有先大夫臧文仲，既没，其言立，斯乃近于不朽。豹闻之，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大意是说：依我所见，世代承袭爵禄只能称作世禄，算不上真正的不朽。我听闻世间最高的境界是树立崇高德行，次一等是建立济世安民的功业，再次一等是创立可传之久远的言论；德行、功业、言论历经岁月而不被废弃磨灭，这才是真正的不朽。自此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合称“三不朽”，成为两千余年传统士大夫的最高人生价值标尺，贯穿古代政治、伦理、文学、史学领域，塑造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，是古代士人阶层最核心的价值评判范式之一。

后世文论承接“立言不朽”的精神脉络，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直言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杜甫《偶题》亦云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作者皆殊列，名声岂浪垂。”道尽文字传世、以文立言的永恒价值。大晋中历代先贤传世不朽之作数量繁多，各类文章融史学、哲学、文学于一体，体量繁杂，难以一言尽述。本文侧重选取文学性突出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篇目，以五大板块铺展文本：作者简介、原文、注释、译文、思想与文学影响，依朝代顺序梳理代表性作品，与读者共享。



箕子画像

箕子 《麦秀歌》

● 【作者】

箕子(约公元前11世纪)，名胥余，商末大师，商纣王叔父，与比干、微子并称“殷末三仁”，孔子多次称其守道全节之仁。相传其封邑为箕，地望在今晋中市榆社箕城、太谷东北一带。史传载商纣王(帝辛)奢靡失德、行事暴虐，后世多以“荒淫无道”论之，箕子屡次直言进谏却不被采纳。他不愿径直离去，以免彰显君主之恶，于是披发装疯避祸，最终仍遭纣王囚禁。武王灭商后释放箕子，向其请教治国根本大道，箕子口述帝王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，由史官记录整理为《尚书·洪范》，“洪范九畴”由此确立，成为上古王道政治思想的核心源头。而后武王分封箕子于朝鲜，箕子远赴辽东与朝鲜半岛，以中原礼乐教化边地先民。多年后箕子自朝鲜返回中原朝见周王，途经殷商故都朝歌，宫室已然倾颓，遍地野生稼禾，满心亡国之痛。身为前朝重臣，放声痛哭有失士人仪度，于是作《麦秀歌》寄托胸臆，为中国第一首文人抒情诗。

● 【原文】

《史记·卷三十八·宋微子世家》：其后箕子朝周，过故殷虚(墟)，感宫室毁坏，生禾黍，箕子伤之，欲哭则不可，欲泣为其近妇人，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。其诗曰：麦秀渐渐兮，禾黍油油。彼狡僮兮，不与我好兮！

● 【注释】

麦秀：麦子抽穗扬花。秀：谷物抽穗开花。渐渐：麦穗连绵、长势繁茂成片的样子。禾黍：谷子、高粱一类农作物，此处代指荒地上丛生的庄稼。油油：禾苗色泽润泽、茁壮丰茂之貌。狡僮：狡黠少年。历来有两解：一指商纣王；二指背叛殷商、依附新朝的旧臣。不与我好：背弃旧日情谊，暗斥君主失德、故国倾覆。

● 【译文】

麦子抽穗开花啊，谷子高粱长势茁壮。那个昏聩薄情之人啊，不听我的劝诫背弃往日恩义！

● 【影响】

1. 开创乐景衬哀情的兴亡抒情范式。《麦秀歌》以满目繁茂庄稼的平和盛景，反衬旧都宫阙崩塌、宗庙断绝的巨大悲凉，含蓄深沉，哀而不伤，怨而不怒，完美契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标准。面对此情此景，箕子欲哭不能、欲泣不雅，把亡国之痛，借短歌委婉寄怀，抒发胸臆，是上古伤乱怀古歌谣的标杆，成为凭吊故国的经典抒情“路径”，也是研究商周

先秦部分

更迭、先秦士人精神的第一手文史材料。

2. 确立“麦秀、禾黍”千古兴亡核心意象。全诗以废墟生禾黍的景物对比承载朝代覆灭之悲，意象简洁、感染力极强，为后世怀古文学定下标志性符号。两百余年后，犬戎攻破镐京，西周覆亡，周室大夫途经残破旧都，见宗庙废墟遍生黍稷，承袭《麦秀歌》的抒情思路，歌曰：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。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！(《诗经·王风·黍离》)。《黍离》在章法、情感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深化，自此“麦秀”“黍离”并称，文论中衍生出专属术语“黍离之悲”，专咏故国覆灭、身世沧桑，成为贯穿汉魏至唐宋的永恒创作母题，历代文人频繁化用入典，不乏传世佳作，如：

晋·向秀《思旧赋》：叹《黍离》之悲周兮，悲《麦秀》于殷墟。将两组典故并列，直抒旧邦覆灭之痛；

唐·刘禹锡《三阁碑》：回首降幡下，已见黍离离。写亡国之后宫阙尽化荒田；

宋·王安石《金陵怀古》：黍离麦秀从来事，且置兴亡近酒缸。道破盛衰轮回是历史常态；

宋·苏轼《次韵答章传道见赠》：君看汉唐主，宫殿悲麦秀。凭汉唐旧日感慨世事无常；

宋·姜夔《扬州慢》：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……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词人亲历扬州战乱残破，其师萧德藻(千岩老人)评此词“有黍离之悲”，是宋词中运用该意象抒发兴亡之痛的典范。

3. 奠定苍凉含蓄的古典兴亡美学。融合个体哀思与历史哲思。诗歌不局限于一人一时的悲怨，借草木荣枯、城郭兴废对照，生出盛衰循环、世事无常的历史思考，让文学承担记录、反思历史的功用。“麦秀”“禾黍”意象自商周遭戡悲歌发源，以寻常田间草木承载家国倾覆之思，形成中国古典美学情景交融、虚实相生、淡远苍凉的独特审美追求，深刻规范了后世怀古诗文的叙事与抒情逻辑。

4. 贯通经学、易学、史学多重思想体系。箕子一身兼具文道与文辞双重价值：治国有“洪范”王道，感怀有“麦秀”悲歌，被后世儒者奉为完人。唐代柳宗元《箕子碑》概括箕子具备三大圣贤之道：凡大人之道有三，一曰正蒙难，二曰法授圣，三曰化及民。殷有仁人曰箕子，实具兹道以立于世，故孔子述六经之旨，尤殷勤推重焉。箕子身陷囚辱不改正道，是《周易·明夷》所谓“正蒙难”；向武王传授治国大法，是“法授圣”；受封朝鲜教化夷民，是“化及民”。《周易·明夷》第三十六卦，卦象：明入地中，彖传云：明夷，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。利艰贞，晦其明也，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以箕子为乱世守志君子的典型象征，将其人纳入易学价值体系，进一步揭示了《麦秀歌》承载的精神内涵。

《洪范》与《麦秀歌》一文一诗，分别代表中华上古政治哲学与抒情文学两大源头，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易学相互印证，共同塑造了后世士人立德、立言、怀古反思的精神传统。

尹吉甫 《诗经·大雅》 烝民、崧高

● 【作者】

尹吉甫，原名兮甲，字吉甫，“尹”为其所任王室卿士官名，西周宣王时期重臣，兼具军事家、王室诗人双重身份，西周《大雅》多篇庙堂雅颂的创作者，后世民间尊其为“中华诗祖”。周宣王在位时(公元前827年—公元前782年)，尹吉甫奉命北伐玁狁(玁狁，《诗经》旧本、兮甲盘相关释文多用，现代汉语通行简体狁狄，后世别称戎、北狄、匈奴先民)，驻军古陶(今平遥)，夯土建城、修筑将台、操练士卒、抵御北方戎狄，后世相传终老于此。平遥留存有尹吉甫点将台、卿士书院、尹吉甫祠庙，另有其衣冠冢。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立《周卿士尹吉甫神道碑》，康熙、光绪《平遥县志》皆载其筑城事迹。以尹吉甫增筑城墙作为平遥2800余年城建史的开端，平遥百姓尊奉其为古城“建城之祖”。学界基本认定《大雅·烝民》《大雅·崧高》《小雅·六月》三篇为尹吉甫亲笔所作；《大雅·江汉》《韩奕》同属宣王中兴叙事系列，多数学者认为系尹吉甫手笔，尚无定论。出土西周青铜器兮甲盘(国家一级文物、国宝级西周青铜重器)铭文，更以一手金文实物印证尹吉甫随军伐玁狁、执掌王室贡赋的真实历史。

● 【原文】

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章节节选：

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天监有周，昭假于下。保兹天子，生仲山甫。……四牡骎骎，八鸾喑喑。仲山甫徂齐，式适其归。尹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。仲山甫永怀，以慰其心。

● 【注释】

烝民：民众。秉彝：天性、常理。懿德：美德。四牡：四匹驾车的公马。骎骎：马匹强壮雄健、步履安稳的样子。鸾：马銜两端的铜铃，一车四马，每马二铃，共八铃。喑喑：铃音清脆和谐，悦耳动听。徂：往、前往。齐：齐国，周天子命仲山甫去齐地筑城。式：语气助词，表祝愿。迓：迅速、快快。诵：配乐吟诵的诗篇《烝民》。穆：温和醇厚。清风：和煦清风。

● 【译文】

上天降生万民，世间万物皆有法则。人天生的本性，就是喜爱美好德行。上天眷顾周王朝，神光照耀下界。为护佑当天天子，降下贤臣仲山甫。



尹吉甫画像

……

四匹骏马强健威武，八只车铃叮叮咚咚。

仲山甫要动身去往齐国，愿你亦完差事速速回朝。尹吉甫写下这首诵诗，气韵温润，恰似柔和清风。你此行长途满怀忧思，以此诗篇慰藉你的心绪。

● 【影响】

本篇是送别并赞颂贤臣仲山甫的雅诗。全诗以天命起笔，称上天降生仲山甫，护佑周室。先盛赞其品性端良、举止恭谨，恪守古训、威仪有度；再写他身为君王近臣，传达政令、明辨国事，日夜勤勉侍奉天子。整篇赞美仲山甫的功德与才干，歌颂周王室分封诸侯、镇抚南疆的举措，同时体现西周君臣相得、礼乐昌明的时代风貌。

此诗关键句子对后世影响很大：

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

上天化生世间万民，世间万物皆有本体、有不变的规律；人天生持有恒常善性，本心天然喜爱美好的德行。这是先秦儒家性善思想源头，是天道的根基，亦是人性论的核心。孟子《孟子·告子上》直接引用，确立性善论正统。宋代理学家周敦颐、朱熹注解四书五经，将此句作为“存天理、明本性”的核心引文，支撑“文以载道”论。两千多年来，成为修身、劝学、治国教化文章的常用开篇立论。

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成语明哲保身出处，与《周易》“箕子之明夷”乱世守德、藏明守志精神相通。

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。尹吉甫自道姓名，反映周贵族文人自觉的文学意识，二人同为朝中贤臣，赠别寄意，以诗互勉。“穆如清风”，尹吉甫的诵诗不直言悲喜、不激烈褒贬，把惜别、敬佩、期许藏在舒缓文字中，如同清风拂面，润物无声，成为后世士大夫酬赠、咏怀、讽谏的主流笔法。清风，也象征仲山甫的君子德行品格。

● 【原文】

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关键句节选：

1. 六月栖栖，戎车既飏。四牡骎骎，载是常服。

2. 玁狁孔炽，我是用急。王于出征，以匡王国。

3. 维此六月，既成我服。我服既成，于三十里。

4. 薄伐玁狁，至于大原。文武吉甫，万邦为宪。

● 【注释】

1. 六月：周历六月，盛夏时节。栖栖：忙碌不安、匆匆备战的样子。戎车：兵车、战车。飏：整治、修缮完备。四牡：驾车的四匹公马。骎骎：马匹强壮雄健、气势充沛之貌。载：车上装载、配备着。常服：军服、铠甲、旌旗等整套制式军备。

2. 玁狁：西周北方游牧部族，周王朝主要边患，后世匈奴先祖。孔：很、极其。炽：兴盛、嚣张。是：代指玁狁猖獗这件事。用：因。急：情势危急、人心惶急。出征：出兵讨伐外敌。匡：匡扶、安定、救助。王国：周王朝、周天子的邦国。

3. 既：已经。成：置办、整治完备。服：军服、戎装、全套作战装



◀ 兮甲盘

▼ 兮甲盘铭文

备。于：往、行进，此处指行军开拔。三十里：古代军队一日常规行军里程，代指军队整装后即刻启程、疾速开赴边境。

4. 薄伐：朱熹认为“至于大原，言逐出之而已，不穷追也，先王待夷狄之法如此”。点到为止，薄伐。至于：一直打到、进军抵达。大原：朱熹《诗集传·卷五·小雅·六月》“大原，晋地，亦曰大鹵，今太原府阳曲县也”。文武：文才兼备谋略。万邦：天下各方诸侯邦国。为：作为、当作。宪：法度、楷模、榜样。

● 【译文】

1. 六月行色匆匆，兵车整装停当。四匹雄马强壮高大，装载着我军的常服。

2. 玁狁非常猖獗，我军紧急出征。君王下令远征，以匡扶周王室。

3. 六月时节，军服已经制成。军服制作完成，行军三十里路。

4. 讨伐玁狁，一路追击到大原即止。尹吉甫文韬武略兼备，是天下诸侯共同效法的榜样。

● 【影响】

此诗歌咏尹吉甫北伐玁狁、建功凯旋，是西周宣王时期的战地颂歌。颂扬北伐大捷的军功，赞美主将尹吉甫的智勇才干，彰显周宣王重振国威的中兴气象。

这四段诗句兼具纪实与抒情，一方面开创边塞军旅诗描摹军容、书写卫国战事的经典笔法，塑造“文武兼备”的理想将相形象，深刻塑造两千余年爱国文学审美；另一方面留存西周边患、军制、地理一手史料，引发长久历史地理考证。确立了“义战”

观念与君臣用人标准，持续影响历代王朝军政思想与边疆治理方略。

“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”，写出尹吉甫温润儒雅、精通礼乐文辞的文人品格。“文武吉甫，万邦为宪”，彰显其领兵御敌、安定邦国的将帅功业。一位文能赋诗教化、武能安边定国、品性和穆、足为天下表率的全能贤臣形象走进了中国大历史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与太原、平遥的关系。“大原”，朱熹《诗集传》认定为山西阳曲，开启了宋明以晋地太原释诗的传统。明嘉靖十三年(1534年)，平遥知县陈讜(谥)撰《重修周卿士尹吉甫庙记》(庙位于平遥)写道：人美公《六月》之作，所谓：“北伐玁狁，至于大原”，既不恃胜贪杀，亦不乘败穷追，仁义之师也。是其文炳葩经，而道统攸寓；武戡夷丑，而治统

以垂。万邦为宪之名，岂泛溢哉？大意是：尹吉甫取胜后不贪杀，敌败后不穷追，这是仁义之师。可见他的文采光耀《诗经》，承载儒家道统；武功平定蛮族，奠定天下治理(统治)的根基。“万邦楷模”的称号，绝非过誉。清康熙十二年《平遥县志·建置志》：旧城最窄，东南二面俱低，周宣王时，尹吉甫北伐玁狁，驻兵于此，遂展筑西北二面。两相对照，大原即太原可信度极高。